

1

第 1 章

星期五晚上七點，一個高大英挺的男人來到了知名飯店的三樓，他走出電梯，往西餐廳方向走去，才剛進入餐廳，手機鈴聲響起，看了下來電顯示，是工作上的電話，因此他走到餐廳大門與櫃台之間的等候區接聽電話。

沒多久，電梯門再度打開，藍思沅跟著同父異母的姊姊藍君俐走出電梯，同行的還有藍君俐的好友郭子琪，三個人前往西餐廳。

來到餐廳門口，藍君俐瞥見站在餐廳等候區講手機的男人側影，露出了一抹冷笑，隨即伸手擋下正要走進西餐廳的藍思沅。

「藍思沅，身為姊姊我要再次提醒你，你今天晚上最重要的任務，就是待會兒跟嚴紹凡相親時，絕對要使出渾身解數勾引他，讓他看上你，跟我們藍家成為親家，就算相親沒有成功，你也要跟他保持友好關係。也就是說不管嚴紹凡今晚對你提出什麼要求，哪怕是他開口要你陪他一整個晚上，你都要答應他，哄他開心，這種事你常常做，應該不用我再多說什麼吧。」

藍君俐的話讓藍思沅臉色微僵，而且，她不懂君俐姊後面那幾句話是什麼意思，她明明是第一次相親，君俐姊應該也知道不是嗎？難道她是故意說這些話讓自己難過？只是，就算心情很難受，可她沒得選擇，於是什麼話也沒多說，微低著頭，直接走向餐廳櫃台。

「小姐，請問是幾位呢？」男服務生微笑的問著。

「我叫藍思沅，應該已經有訂位了。」她只被告知相親的地點和時間，不過她猜應該有事先訂位。

「藍小姐是嗎？我馬上替您查看。」男服務生說著。

「不用查了，她跟我是一起的，201包廂。」

一道極為冷漠的低沉男聲從旁邊傳來，藍思沅轉過臉看向說話的男人，頓時呆住，是嚴紹凡，也是她今晚的相親對象。

她不知道他是何時站在這裡的，驚嚇之餘也不禁想到，剛剛君俐姊說的那些話，他是否都聽到了？

至於藍君俐，在藍思沅進入餐廳後也沒多待，和好友郭子琪往西餐廳附近的日本料理店走去。

郭子琪心中有著疑惑，「君俐，剛剛站在餐廳等候區講手機的那個男人看起來很像嚴紹凡耶。」

「不是很像，那個男人就是嚴紹凡。」藍君俐肯定的說。

儘管嚴紹凡不認識她，可是在許多公開場合上，她已經見過他多次了，那個男人是那樣的高大英挺，卓爾不凡，俊帥迷人，在她心中就像神一般的存在，因此她一眼就認出他了。

「他就是嚴紹凡？那他剛剛肯定聽到你跟你妹妹說的那些話，聽到了那些話，萬一他把你妹妹當成很隨便的女人，你妹妹跟他的相親能成功才怪！」郭子琪實話實說。

「我就是故意要砸了這場相親。」藍君俐說得很直白。「藍思沅算什麼東西，也不看看自己的身分，只是小老婆生的小狐狸精罷了，居然還妄想成為第一豪門的少奶奶，她想都別想，我不可能讓她如願的！」

好友的一番話，讓郭子琪頓時明白了，「原來如此，怪不得你會把她打扮得像在酒店上班似的。」不端莊不時尚就算了，模樣還很庸俗。

不過，也難怪好友會如此怨恨和嫉妒自己同父異母的妹妹了，藍君俐本來就很討厭藍伯父在外面

養小老婆了，再加上藍思沅就算被刻意畫了個俗不可耐的大濃妝，小巧的臉蛋依舊很漂亮，難怪會被嚴家給挑上，至於藍君俐則隨了藍伯父，長相一般般。

「不過君俐，這麼一來，妳要怎麼跟藍伯父交代？藍伯父特地要妳替藍思沅好好打扮，應該是很看重和嚴家的這場相親，現在不成了，怎麼辦？」

「我爹他只是想要結個有錢的親家罷了。」她大學畢業後在自家公司上班也六年了，因此很清楚公司的情況，特別是這兩年，公司的營運每況愈下，與其一直向銀行借貸，不如找個有錢集團當親家，一起合作。「全台灣有錢的男人多的是，像已婚的中年人想在外面養個小老婆，還有那種六、七十歲的大富豪總是喜歡老牛吃嫩草，想娶個跟孫女一樣年紀的女人當續弦。這些人就非常適合跟藍思沅那個女人做配對，我會再找時間另外替她安排相親的。」

藍君俐的這番打算，還有那陰狠的表情，就連當了她多年好友的郭子琪也感到有些害怕，只能慶幸她不是自己的姊姊，不然自己肯定天天作惡夢。

說來藍思沅也是命不好，哪兒不去投胎，偏偏來當藍君俐的妹妹。

「不過我很好奇，藍思沅和她媽媽不是都沒有跟妳家這邊有所往來，怎麼會突然被安排跟嚴紹凡相親呢？」比起其他小老婆跟孩子又爭公司又爭家產的，藍思沅和她媽媽周明秀可說非常的安靜無聲，再加上藍伯父對他們也不是很上心，因此不常被提起。

藍伯父不是只有一個小老婆，許多年前，一名江姓的美豔女明星被爆為了某富商而和丈夫離婚，那個富商就是藍伯父。這些年來，藍君俐沒有少罵已經隱退的江姓女明星，只因那個女明星後來又為藍伯父生下一子一女。

老實說，常聽藍君俐提起這些事，郭子琪就有些慶幸自己的爸爸只是個銀行襄理，而不是什麼企業老闆，不然爸爸在外面養了一個又一個小老婆，生了那麼多個孩子，還真是讓人很無言呢。

「因為藍思沅那個就讀高中的弟弟現在躺在醫院裡，好像快死了，她希望我爹支付龐大的醫藥費，那她就得乖乖聽從我爹的安排，哪怕是要她嫁給八十歲的老頭子，她也不能拒絕！」藍君俐話說得很狠，但也是事實，她爹現在的確是把藍思沅當成可以為公司掙來不錯合作對象的工具。之後她們進入日本料理店，便不再提起關於藍思沅的事了。

西餐廳的 201 包廂裡，女服務生在送上菜單的同時也送上兩杯水。

「我們先不點餐，需要的時候再跟你們說。」

「是。」餐廳以客為尊，女服務生微笑著將菜單收回，然後走出包廂。

藍思沅在嚴紹凡和女服務生說話時，抬眸看了他一眼，本人跟雜誌上刊登的照片一樣，俊美高貴，哪怕只是看一眼而已，都能清楚感受到他身上與生俱來的貴氣和威嚴。

但此刻，他英俊的臉上滿是冷漠，還有從剛剛到現在，他沒有正眼瞧過她，也沒跟她說上一句話，因此氣氛有些凝重。

藍思沅忐忑不安，她猜嚴紹凡應該聽到君俐姊在餐廳門口跟她說的那些話了，她本以為君俐姊說那些話只是想要讓她難過，看來君俐姊是刻意說給嚴紹凡聽的，很明顯就是不想讓這場相親成功。其實，君俐姊不需要這麼做，這場相親也不會成功的。這也是為什麼明知道君俐姊是想讓她難堪，才叫她穿上這麼暴露又毫無格調的小禮服，她卻沒有拒絕。

只是她不太明白，嚴紹凡若是因為君俐姊說的那些話而生氣，怎麼還會進來包廂，而不是轉身離開呢？

不過不管原因是什麼，他剛剛沒有直接離去，對她而言勉強算得上是好事。雖然她不知道嚴家跟

父親的公司是否有生意上的往來，可是她知道，就算相親沒成功，也不能打壞關係。

嚴紹凡，國華集團的少東，同時也是國華金控的總裁，而嚴紹凡本人更是被稱為財經界的天之驕子，出身好、家世優、能力強、相貌英俊，最重要的一點，今年三十歲的他目前單身，因此被票選為最有魅力的黃金單身漢，她記得雜誌上是這麼報導的。

至於為什麼會跟這位高高在上的天之驕子相親，她自己也很驚訝。

半個月前，媽媽跟她說，父親曾要了一張她的照片。因為國華集團的嚴董事長在一場喜宴上看見老朋友開心娶孫媳婦，讓他很羨慕，因此決定要替大孫子嚴紹凡安排相親，並當場說了，凡是對他大孫子有興趣的年輕未婚女孩，可以把照片送到他的辦公室。那時她父親恰巧也在場，因此把她的照片送過去，媽媽怕她不同意，又怕父親生氣，偷偷給了照片之後再跟她說這事。

她聽完後沒有不高興，只是覺得父親白費心機了，畢竟國華集團是台灣四大財團的龍頭，和她父親所經營的公司規模有著不小的差距，何況她只是父親的私生女，像嚴家那樣的豪門會看上她才怪，因此她沒有把這事放在心上。

沒想到今天下午接到父親的電話，要她請假並立刻到公司找他，去了之後發現君俐姊也在，父親要君俐姊幫她好好打扮一番，準備晚上要跟嚴紹凡相親。聽到這番話她很訝異，也不懂嚴家怎麼會看上她，還是每個送照片過去的人，都會被安排跟嚴紹凡相親？

離開父親的公司後，君俐姊打電話找來好友郭子琪，她猜君俐姊大概是不想跟她獨處，因此多找一個人來作伴，那之後她們幫她挑選了身上這套紅色小禮服，又做了造型和化妝，就驅車趕來餐廳。

在女服務生離開後，包廂裡的氣氛頓時變得很安靜，藍思沅不知道嚴紹凡想要做什麼，她伸手端起桌上的水喝著，試圖緩解自己的緊張。

嚴紹凡表情深沉地看著低頭喝水的藍思沅，腦海裡卻想起了那張照片。

照片上的女孩有張柔美姣好的白皙臉蛋，眼眸清亮，面帶微笑，雖然不至於傾國傾城，但笑容很單純、恬靜美好，讓他沒來由的產生了一種想法，希望照片上的女孩哪天也能對他笑得這麼純淨可人。

現在，照片上的女孩就坐在他的對面，原本的清秀佳人因為化了濃妝的關係，加上打扮性感，變成了一個看起來雖然漂亮卻很俗豔的女人，若不是那雙烏黑圓亮的眼睛，他真的會覺得自己認錯人了。

是他不該有所期待，以至於感到如此失望，然而一想起今晚的相親對她而言只是一項任務，嚴紹凡的內心猛地竄起一把怒火。

他已兩年沒有女友，前一任女友是女明星蕭卉。

蕭卉以前是走秀的模特兒，之後進入演藝圈。他和蕭卉交往三個月，被週刊「準確」拍到兩人約會畫面的次數實在太多了，每次都成為八卦週刊的封面，讓他煩不勝煩。

而知名度大增的蕭卉，在被媒體訪問時屢屢提及自己閃婚的可能性很大，儘管她事後說那是記者先問的，她才回答，但他已經失去耐性了，也不喜歡被利用的感覺，因此沒多久便和蕭卉分手。好友尹世駿對於他兩年沒有女友，開玩笑的說太久沒有女人，對身心發育有害。都幾歲了還發育咧，他只是懶得再去理會和應付那些虛情假意的女人，索性把時間和精力全投注在工作上罷了。但比起蕭卉，他覺得眼前的女人更可惡，至少蕭卉是正大光明的利用他，而她呢？從剛剛到現在，那雙漂亮的晶眸一直露出無辜又無奈的眼神，真是太可笑了，若真的無辜，她豈會接受家人的安

排，還刻意打扮一番之後才來赴約，甚至不管要她做什麼她都會答應。

嚴紹凡此刻有種被眼前的小女人給玩弄了的感覺，因此看她的眼神也就更冷了幾分。

他不該來的，簡直是在浪費時間，可偏偏有人還拿起水杯，若無其事的喝著水，看來當真是做慣了這種事，就算被他知道她是有目的的答應相親，卻一點也不在乎！莫名的，他心中的怒火更盛了。

嚴紹凡雙唇一抿，似笑非笑的說道：「我不懂，妳怎麼還坐在椅子上？」

藍思沅愣了一下，他的意思是要她離開嗎？她將手中的杯子放到桌上。

其實也不能怪他會這麼生氣，換個立場來看，若今天她的相親對象是懷有目的而來的，她也會感到不高興。不過離開之前，她覺得應該跟他說聲對不起，不管他要不要接受她的道歉。

只是，她還沒有開口，嚴紹凡又說話了。

「還不過來我這邊？」

藍思沅完全怔住了，因為他說話的語氣和神情充滿著嘲諷和不屑，這下她完全確定他是真的聽到君俐姊跟她說的那些話了。

嚴紹凡見她依舊坐著，沒有動靜，出色的俊顏冷冷地哼笑一聲，「難道說，妳不想完成任務？剛剛令姊不是說了，不管我要妳做什麼，妳都不能拒絕，哪怕是要妳陪我一整個晚上都行，不是嗎？」藍思沅全身僵硬，這一刻，她很想奪門而出，雖然她的確是因為他的身分地位而答應相親，但他也不必把她說得如此不堪吧！她並不是自願前來相親，而是因為……

餐桌下，她小手握得緊緊的，但一想到躺在病床上的弟弟儘管身體不適，每次見到她依然撐起笑容，她就感到心疼不已，緊握的小手緩緩地鬆了開來。

她不知道他想做什麼，不過她知道自己絕對不能搞砸這場相親，至少不能讓他生氣的離開，因此她起身走到嚴紹凡身邊，低頭道歉。

「對不起，嚴先生，我很抱歉我姊姊的話讓你感到不開心，我在這裡向你道歉。」她的確該為自己不是真心真意跟他相親而道歉。

「怎麼突然道歉了？是因為就算相親不成功，也一定要跟我保持友好關係，是這樣嗎？」嚴紹凡眉一挑，訕笑了一下，「那還真是辛苦妳了，為達到目的，還得費這樣的心思。」

藍思沅沒想到自己的道歉會讓嚴紹凡更加不高興，看來就算她解釋了也沒用，因為在他眼裡，她已經是個有心機的女人。

嚴紹凡的確是生氣了，他看著走到他身邊的藍思沅，儘管塗上厚厚一層妝，但遮不住她身上那股清純的氣質，那雙明眸依舊美麗，只是在這看似單純的外表下，心思卻跟其他女人並沒有兩樣。剛剛他對她說那些話後，見她表情有異，還以為是自己誤會她，但下一刻，她已經起身走到他身邊了。

真的不管要她做什麼，她都會點頭答應，哪怕是陪他一夜？如果今天的相親對象不是他，而是其他男人，她也會這麼做，是嗎？

也許是太過失望了，嚴紹凡一下子管不住自己憤怒的情緒，伸手抓住了她的手。「不是要勾引我？還呆站著做什麼，別浪費時間了。」說完，他將她拉向自己。

藍思沅沒想到他會突然抓住自己，而突如其來的拉扯讓她整個人往前踉蹌了幾步，胸部差點就撞上他的臉了，此時兩人靠得很近，她緊張的心跳加快，再加上手被抓住，也讓她無法動彈。

嚴紹凡也沒想到兩人會靠得如此貼近，但不得不說，這件俗豔的低胸紅色小禮服穿在她身上，襯

得她原本就白皙的肌膚看起來更加的白皙細嫩，而那裸露在自己眼前的雪白半乳，乳溝深邃，胸形美好……

意識到自己居然欣賞起眼前女人的好身材，他神情一黯，冷冷的道：「看來妳很有勾引男人的本錢。」

藍思沅紅了臉，除了羞愧，也感到生氣，因此她伸出右手，擋在自己的胸前，只是她這樣的舉動，在嚴紹凡看來是多餘的。

「幹麼要遮住，欲拒還迎？」

從剛剛到現在嚴紹凡不斷地羞辱她，儘管藍思沅告訴自己別去在意，想想自己為何會答應相親，但心裡還是覺得很難受，眼裡頓時泛上一層水氣。

嚴紹凡當然也看到她臉上那抹看似難過的神情，儘管他認為是自己看錯了，畢竟是她自己走過來想要勾引他的不是嗎？但見到那雙明眸閃著淚光，他那因為生氣而想捉弄她的念頭頓時全沒了。

雖然他很清楚，眼前的女人根本就不值得他為她感到心軟，但他還是無法真的見到她落淚。

為什麼？就因為那張照片？他在心裡苦笑了一下，回去後，他會馬上將那張照片丟進垃圾桶。

嚴紹凡放開了她的手，表情冷漠，語氣也是。

「如果妳此刻裝難過的表情，是想要引起我的憐憫，我只能說妳白費心機了，因為像妳這樣的女人，讓我很倒胃口。」現在，他不想再跟眼前的女人有任何牽扯了，「我就明確跟妳說了，妳就算在我面前一絲不掛，依然引起不了我的興趣！」

說完，他站起身，直接從另一個方向走向包廂門，然後開門離去。

當藍思沅穿著一身輕便服裝走進「日出」咖啡店，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。

二十坪大的咖啡店，因為是非假日，加上時間晚了，此時店內只有兩個客人。

丁孟唯站在吧台內，一見到藍思沅走進來，露出一臉驚訝。丁孟唯是咖啡店的老闆，藍思沅則是店內職員，兩人從大學時就是超級好麻吉了。

「思沅，妳怎麼來了？相親這麼快就結束了？」丁孟唯問著。

藍思沅下午請假，因為被安排去跟國華金控總裁相親，她以為應該會到很晚，結果藍思沅還換了衣服才來咖啡店，那不就表示相親結束得很早？

關於藍思沅的父親拿她的照片送去嚴家一事，丁孟唯是知道的，對於有錢人用這種方式挑選妻子，她很不以為然，又不是天子選妃，真的太誇張了。

「嗯，相親很早就結束了。」藍思沅淡淡的說著，「我知道妳想問什麼，我這麼快回來，答案當然就是相親失敗。」

「相親真的失敗了？」雖然她對嚴家這種天子選妃的方式感到不齒，但是出於私心，她仍希望好友的相親能成功，畢竟若能嫁進豪門，從此藍思沅跟她媽媽、弟弟也就不用這麼辛苦過日子了。藍思沅表情很平靜，「本來就不可能會成功，那是國華集團耶，對方又是個大總裁，怎麼可能會看上我。」

「妳是哪裡不好？長得甜美，個性溫柔，一看就知道未來肯定是個賢妻良母，我若是男人，早就把妳給娶回家了，那個叫什麼嚴紹凡的，根本就是眼睛去糊到蛤仔肉！」丁孟唯替好友抱不平。藍思沅忍不住笑了，丁孟唯的個性一向直爽又大剌剌的，跟好友這樣說說話，她的心情好多了。一個小時前，在嚴紹凡離去後，她也沒有多待，離開餐廳搭車回家，換下禮服、把臉洗乾淨，然後到廚房替自己煮了碗麵。

吃完了麵，她想著晚上的事，本來相親就不可能會成功，但她這樣算是搞砸了吧？如果爸爸知道嚴紹凡最後是不悅的離開，應該會很生氣。

只是嚴紹凡看起來那麼討厭她，最後說的話也很傷人，在那種情況下，想要跟他保持友好關係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。

她想過了，就算君俐姊沒有在餐廳門口說那些話，最後的結果也是一樣的，肯定失敗收場，畢竟她和嚴紹凡不管是出身還是家世背景，都相差太多了。

也許，嚴紹凡會那樣的討厭自己，不只是因為君俐姊說的那些話，有可能也是他本來就瞧不起她吧！

不過都結束了，她想再多也沒有用，反正以後也不會再跟嚴紹凡見面了，因此她決定把今天相親的事全給忘了。

雖然藍思沅請了假，不過她不想無聊的待在家裡，因此還是來到咖啡店，順便幫忙一起收店。

「對了，怎麼沒有見到曉涵呢？」剛剛一直在說相親的事，藍思沅現在才注意到。曉涵是晚上的工讀生，白天的工讀生是姿庭。

一提起這個，丁孟唯還沒說話就先歎了口大氣。「半個小時前，王泰明那傢伙又來了，不只客人被嚇跑，曉涵也被他那流氓樣給嚇到了，因此我剛剛讓她先下班，看來我可能又要重新找晚班的工讀生了。」曉涵才來工作十天，之前的女工讀生也是被嚇跑的，因為只是打工，誰都不想惹麻煩上身。

「王泰明又來了？那麼孟唯，妳有沒有報警？」

「妳也知道，那傢伙其實也沒做什麼實質性的破壞行為，完全奈何不了他。」

丁孟唯語氣很無奈，因為王泰明並沒有毀壞店內任何東西，每次都只是進來叫囂個幾句就離開，不過他這麼一鬧，店內客人全被嚇跑了，甚至還有客人事後問她是不是欠了高利貸，讓她快氣死了。

「孟唯，我覺得還是要報警才對，哪怕只是去警察局備案，也不能姑息他，不然我怕他會愈來愈囂張。」

「妳說的也是有理，我知道了，下次那傢伙再敢找上門，我馬上報警。」丁孟唯認同好友說的話。一提起繼兄王泰明，丁孟唯就感到頭疼。

她的父親很早就去世了，十一歲那年，媽媽帶著她和王叔叔再婚了，她跟長自己五歲的王泰明成為繼兄妹，不過她大一的時候，媽媽跟王叔叔離婚了，她們母女兩人相依為命，日子過得還算不錯，只是沒想到媽媽會在一年前，也就是她大學畢業前幾個月發生意外而過世，畢業後成了社會新鮮人，她決定用媽媽的存款以及保險金開咖啡店。

決定開店後，她馬上找好友藍思沅來幫她，別看藍思沅長得文文靜靜的，其實是個很厲害的會計高手，對數字敏銳度很高。

她和藍思沅是唸同所大學，不過她唸的是外文系，而藍思沅則是會計系，她們兩人是大二時在咖啡店打工認識的，那個時候店長都把店內帳務交給藍思沅負責管理，她作帳仔細又清楚，而她只要看到一堆數字就眼花，所以她把財務都交給思沅去管理，從租店面到店內裝潢，以及購買器具等等的支出，藍思沅都處理得很好，讓她覺得藍思沅真的很厲害。

本來她只打算聘請藍思沅半年而已，畢竟藍思沅已經幫了她很多，她實在不好阻擋藍思沅的前途，以藍思沅的能力，去大公司一定會有很好的發展。

只是沒想到三個月前可愛的小豪心臟病發住進醫院，初時小豪的病情很不穩定，只要周阿姨從醫院打電話來，藍思沅就得趕去醫院，這點讓藍思沅很感謝她，畢竟若是在一般公司就職，恐怕就沒有辦法隨時趕去醫院。

真是的，她們之間哪需要這麼客氣，小豪是思沅最愛的弟弟，也就等於是她弟弟。

至於王泰明，也不知道他從哪裡知道她母親過世後有保險金，因此找上門來說他也有繼承權，要她把財產分一半給他，也不想想當年就是因為他都退伍了，卻不肯好好找份工作，反而一整天跟朋友鬼混，只會跟家裡要錢，媽媽和王叔叔才會為錢發生爭吵，最後離婚的。

因為這事，她還去找律師詢問，律師解釋繼子跟養子不同，法律規定養子女才有繼承權，萬幸的是母親和王叔叔再婚後，並沒有對王泰明辦理收養手續，因此王泰明不是她媽媽的養子，當然也就沒有資格繼承遺產。

但有些人就是愛要無賴，王泰明才不管法律上的規定，非要到錢不可，好幾次直接開口跟她要錢，說什麼只要給他一百萬，他就不會再來找她了。

先別說她身上根本就沒有那麼多錢，就算有，她又不是有病，幹麼把錢給一個整天游手好閒的傢伙？也因此，王泰明那傢伙動不動就上門來鬧一鬧，讓她快煩死了。

小豪生病，藍思沅相親失敗，而她則有個很渣的前繼兄來惹心煩，丁孟唯不由得感歎，怎麼她和藍思沅兩人都沒有好事發生呢。

忽地，她想起一件事，從抽屜拿出兩張頂級運動健身俱樂部的免費招待券。

「思沅，讓我們把不愉快的事全拋到腦後，明天早上，我會讓姿庭提早半個小時到咖啡店做開店準備，我們就去好好做運動流汗一下。」

藍思沅知道這間健身俱樂部，聽說年費貴得嚇人。「孟唯，妳哪來的招待券？」

「這是我們店裡的熟客許先生今天晚上拿給我的，說是客戶送的，不過他本身對運動不感興趣，因此把這兩張招待券送給我了，我在網路上看過報導，那裡的健身教練個個年輕帥氣、身材健美，我都等不及要做去運動了，說不定明天我的春天就來了，呵呵。」丁孟唯看著招待券，笑得很樂。藍思沅很喜歡丁孟唯這種生性樂觀的個性，就算一秒被王泰明給氣到咬牙切齒，但下一秒馬上就可以笑得很開朗，雖然她對做運動也沒有多大興趣，不過倒是可以去好好流個汗，轉換心情。

「孟唯，明天我一早會先去醫院看小豪，之後我們再會合。」

「那我就在俱樂部門口等妳。」

「好。」

星期六早上八點半，藍思沅和丁孟唯一起來到健身俱樂部，她此刻穿在身上的健身服是丁孟唯借給她的。

昨晚回家後，她才發現自己衣櫃裡只有學校的體育服，她想應該沒有人會穿學校的體育服去做運動吧，因此她打電話給丁孟唯，丁孟唯以前是某健身房的會員，因此她有多套機能性的健身服。丁孟唯帶來的三套健身服其實大同小異，都是無袖貼身的款式，差別只是領口高低的不同，最後她挑選一套黑色的健身服，露出一截腰身，比起昨晚暴露的低胸小禮服，這件好太多了，至於丁孟唯則穿上紫色健身服。

藍思沅第一次來到這種健身俱樂部，因此感到很新鮮，而身旁的丁孟唯似乎已經找到了她的春天。

「思沅，我們過去那邊做運動。」

藍思沅看著那區全都是鍛鍊手臂的舉重類運動器材，有些怯步。

「孟唯，我想我應該舉不起任何東西，我去那邊的跑步機跑步就行了，妳不用在意我，妳就過去那邊做運動。」她知道丁孟唯喜歡愛運動的男人，而那邊那個男教練的體格相當壯碩，怪不得會吸引丁孟唯的目光。

「妳一個人真的沒有問題嗎？」

「只是在跑步機上跑步而已，哪會有什麼問題。」

「那好吧，如果有什麼事，就過去那邊找我。」

之後丁孟唯走去舉重類的運動區，而藍思沅則走到前面的跑步機區。

不愧是全台灣最頂級豪華的健身俱樂部，數十台各式各樣的跑步機，相當的壯觀，正當她猶豫該挑哪台跑步機做運動時，有個男教練走到她身邊。

「小姐，妳是第一次到我們俱樂部嗎？」

「對。」藍思沅微笑點頭。

之後兩人稍微交談了下，男教練叫吳少凱，約莫三十歲左右。

「藍小姐，第一次來做運動，跑步機是不錯的選擇，不過妳之前很少做運動，因此我會建議妳先到旁邊做一些熱身的伸展運動，這樣做完運動後才不會肌肉痠痛。」

藍思沅跟著吳少凱走到旁邊，她照著他的動作開始做熱身運動，幾個動作下來，他喊了幾次停，然後走到她身邊，以她的動作做得不標準為由伸手替她喬姿勢。

沒多久，藍思沅就覺得有點怪怪的，對於吳少凱的貼身指導她感到很不自在，就像現在，吳少凱站在她的身後，雙手直接抱住她的腰身，要她身子蹲低一點。

正當她想找個藉口去找丁孟唯時，旁邊傳來一記冷沉的男聲—

「藍思沅，妳為什麼會在這裡？」

嚴紹凡的出現讓藍思沅驚愕地站直了身體，她比他更想問這個問題，為什麼他會在這裡？！

她昨天才想著這輩子都不會再見到嚴紹凡，結果才隔不到二十個小時，居然又見面了。

而一旁的吳少凱很驚訝嚴紹凡居然認識藍思沅，見到嚴紹凡冷冷地盯著自己，他心中一驚，連忙說道：「嚴先生，藍小姐的熱身運動做完了，我還要去指導其他人，先離開了。」一說完就趕快落跑。

嚴紹凡不只是俱樂部的會員，同時也是股東之一，這事雖然沒有公開，不過他們當職員的都曉得，早知道嚴紹凡認識藍思沅，就算藍思沅長得再怎麼迷人，他也不敢去碰。

只是他的後悔來晚了，當天下班前他被經理叫到辦公室，經理先給他看兩個女客人投訴他性騷擾的報告，另外也給他看他教藍思沅做熱身運動的監視器畫面，那也是性騷擾證據，最後吳少凱主動提出辭呈，不過這都是後話。

藍思沅才剛剛從驚訝中回神，還沒有說什麼，嚴紹凡又說話了。

「藍思沅，妳該不會打聽到我每個星期六上午都會來這裡做運動，因此才來的吧？妳就這麼想要勾引我嗎？」

藍思沅有些呆怔地看著嚴紹凡，面對他自傲又很理所當然的質問，她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，雖然她很想說她真的不知道他是這裡的會員，不過她猜，就算她解釋了，結果也會跟昨晚一樣，這個男人是聽不進去的。

現在，她幾乎可以確認一件事，那就是站在她眼前這個男人，長得很好看，但說話很毒，很討厭她。

而在藍思沅發愣時，嚴紹凡的目光一直緊盯著她。

其實她剛剛跟女性朋友一起進來時他就看到她了，不同於昨天晚上的濃妝豔抹，脂粉未施的她將長髮綁成馬尾，模樣清純，讓他忍不住多看了幾眼，此刻的她，就跟那張照片的上女孩一模一樣，他記得附在照片後方的資料上寫著她去年大學畢業，今年二十三歲。

昨晚才剛相親，今天早上她就出現在這裡，再加上他知道她很想跟自己保持友好關係，也許還想完成「任務」，因此嚴紹凡直覺認為她就是為了他而來的，畢竟之前他不曾在俱樂部見過她。他原先猜她過不了多久就會走到他面前，跟他來個不期而遇，只是他等了好一會兒，都不見藍思沅過來，只見她跟著吳少凱一起做伸展運動。

看著穿著黑色運動衣的她，儘管身高不是很高，但身材比例很好，小蠻腰看起來纖細迷人，然後，他對吳少凱的多餘動作微蹙起眼，雖然從他站著的位置看過去，只能看見藍思沅的側臉，但她似乎咬著下唇，表情像是不太喜歡吳少凱的指導。

蠢女人，不喜歡不會推開嗎？

不知道為什麼，那一瞬間他覺得怒火中燒，所以在吳少凱的雙手摸上藍思沅的小蠻腰時，他走過來了。

而此刻，面對他的質問，眼前的小女人用她那雙清湛明亮的眼眸看著他，眼神還有些委屈，彷彿是在向他做無言的抗議。

藍思沅心裡的確感到很委屈，昨晚被誤會就算了，今天又被說是花癡，她當然會很難過，再說了，她真的不知道他每個星期六早上都在這裡做運動。

不想一再被誤會，藍思沅打算澄清一下，「嚴先生，我.....」

她才剛開口，旁邊就走來兩個人，一男一女，年紀看起來跟嚴紹凡差不多，周身有著貴氣，看得出來他們是同一個圈子的人。

尹世駿是跟嚴紹凡穿同一條褲子長大的好哥們，也是國內最大房產集團的少東，集團的房屋仲介公司遍及全台，近年來也投資旅遊業。

至於站在他旁邊、身材很好的美女是葉芷琳，知名科技公司的千金，目前是自家公司的總經理，她同時也是嚴紹凡的某任前女友，兩人在美國唸大學時曾經交往過兩年，不過後來分手了，現在則是好朋友，也是工作上的夥伴。

尹世駿看著藍思沅，問道：「紹凡，這位漂亮的小姐是你認識的人嗎？她是誰？」

在尹世駿詢問的同時，葉芷琳也盯著藍思沅猛瞧。大家都知道嚴紹凡做運動時最討厭被人打擾了，但她剛剛清楚看見是嚴紹凡自己走過來，因此她也很好奇眼前的女人是誰。

嚴紹凡看了眼那張嬌美的小臉蛋，好整以暇的說：「她是想要勾引我的女人。」

此話一出，尹世駿和葉芷琳愣住，倒是被公然指控勾引他的藍思沅一點也不感到驚訝，反正從昨晚到現在，這個男人一直瞧不起她。

只是旁邊還有其他人看著，面對大家投射而來的目光，她有些不自在，卻也不想反駁什麼，她不想去招惹他，他也不是自己招惹得起的人。

因此她淡淡說了句，「很抱歉，造成你的困擾，我現在馬上離開。」

就在藍思沅要離開時，她的手臂猛地被嚴紹凡抓住，她嚇了一跳，轉過臉看著他，不明白他想要做什麼？

「妳剛剛想要跟我說什麼？」嚴紹凡問。

藍思沅真的無法理解嚴紹凡這個問題，他不是很討厭她嗎，那麼她都識相的閃開了，他幹麼還抓住她？還有，她剛剛要說什麼，他真的在意嗎？

這個男人真的很莫名其妙。

「嚴先生，你快點放開我，不然大家可能會以為其實是你想要勾引我。」

嚴紹凡嗤笑一聲，「我想要勾引妳？這太可笑了。」

「是啊，就跟你的自以為是一樣可笑。」藍思沅收回了自己的手，沒有多說什麼，直接往舉重區方向走去。

嚴紹凡看著藍思沅的身影，原以為是隻軟弱小貓，沒想到居然還會反擊，不過他剛剛是怎麼了，她很有自知之明的離開不是很好嗎，他幹麼抓住她？還被說成是要勾引她。

「紹凡，你和那個小美女到底是什麼關係？」尹世駿非有八卦精神的追問。

「一點關係也沒有。」嚴紹凡神情冷淡。

「既然你和她沒有關係，看起來也對她不感興趣，不如就把她介紹給我認識，如何？」尹世駿笑嘻嘻的說著。

「我不感興趣，你就感興趣了？她應該不是你喜歡的類型吧。」美國男明星李奧納多被稱為辣模情聖，那麼台灣的辣模情聖就是尹世駿了，他歷任的女友都是美豔腿長的女模。

「話不是這麼說，大魚大肉吃多了，偶爾來個清粥小菜也不錯。再說了，她剛剛說是你想要勾引她，差點讓我笑死了，所以我對她很感興趣。」其實尹世駿是對好友嚴紹凡跟小美女之間的關係很有興趣，咱們高高在上的嚴大少爺居然會被指控想要勾引某人，這不是很有趣嗎？

嚴紹凡當然聽得出來好友話中的意思，他懶得去多說什麼，直接說另外一件事。

「既然你有時間在這裡談什麼大魚大肉、清粥小菜的，還不如好好管理俱樂部，有些素行不良的教練不適合繼續待下去。」他是股東之一，而尹世駿是俱樂部的總經理。

說完後，他又往藍思沅離去的方向看了眼，隨後轉身離開。

二十分鐘後，藍思沅和丁孟唯一起離開健身俱樂部。

「孟唯，對不起，害得妳也跟我一起提早離開了。」藍思沅向好友道歉，剛剛她走去找丁孟唯，說她頭有點暈想先走，沒想到丁孟唯決定跟她一起走。

「我們是一起來的，我怎麼可以讓妳自己一個人先離開呢。」丁孟唯撥了下還有些濕潤的頭髮，剛剛她們先去沖澡後才離開的，高級俱樂部就是不一樣，連浴室都裝潢得很時尚，而且什麼東西都有。

「可是這麼一來，妳所期待的春天就沒了。」藍思沅覺得很不好意思。

「妳不說我都忘了，哪來什麼春天，那個教練已經結婚，是個人夫了，他還拿手機秀他剛滿一歲的兒子的照片給我看。」聽到教練結婚了，她當下就大歎口氣，不過感覺得出來教練是個好丈夫好爸爸，這表示她看人的眼光還不錯。

「那就好。」

「思沅，我想妳大概是因為第一次去健身俱樂部，太緊張了，加上平常也沒有做什麼運動，所以才會覺得頭暈。」雖然丁孟唯因為開店的關係，現在幾乎也沒什麼時間運動，不過有時候她會早起去跑步。

「可能吧，我平日真的太少運動了。」藍思沅笑了笑。

「還有點時間，我們去吃個東西，再去咖啡店。」

「好。」

那之後，藍思沅和丁孟唯一一起去吃早餐，然後才去咖啡店。

藍思沅並沒有告訴好友在俱樂部遇見嚴紹凡的事，因為連她自己都很訝異，而且當時若讓丁孟唯知道了，恐怕會去找嚴紹凡理論一番，所以她決定不說，畢竟那也只是一段插曲而已。

不過，爸爸一直沒有打電話給她，恐怕已經知道相親失敗了。

是她沒有把爸爸交代的事情做好，她希望爸爸不要遷怒到媽媽或小豪身上，特別是小豪，今天早上她去看他時，儘管他依舊笑笑的，但明顯看得出來他的體力愈來愈差了。

她現在該怎麼辦才好呢？

第 2 章

星期日中午。

嚴紹凡開車回到嚴家大宅，準備和爺爺一起吃午餐，一進到停車場，他看見裡面多了一輛車子。

二叔來了嗎？

當嚴紹凡走進屋裡，管家報告二叔跟堂弟嚴志凱一個小時前來找爺爺，到現在都還在書房裡。

二叔跟嚴志凱來找爺爺，肯定是為了集團接棒的事前來，前幾天爺爺決定讓他暫代集團董事長一職，雖然還沒有對外公開，不過二叔他們肯定是知道了，今天才會來找爺爺。

爺爺最近的健康狀況不太好，醫生也說了，要爺爺好好休養，所以爺爺才想把國華集團的棒子交給他。

他父親嚴政華是爺爺元配生的，至於二叔，則是爺爺的紅粉知己沈黛所生。他奶奶十多年前就過世了，而沈黛則是兩年前過世的，他知道沈黛一直很希望爺爺能娶她進門，當個名正言順的嚴夫人，但爺爺始終沒有答應，因為嚴家夫人的位置，永遠都是奶奶的。

他知道爺爺是因為對奶奶感到有所虧欠，因此替奶奶保留嚴夫人的位置，但二叔卻無法理解，也不能諒解，覺得人都死了，保留那個位置沒有意義，因此直到沈黛去世前半年，二叔還在勸爺爺和他母親登記結婚。

二叔共生了兩個兒子，大兒子嚴志凱比他小三歲，本人沒有做出什麼大事業來，卻擁有十多輛的跑車，其中有好幾輛據說是全球限量款，小兒子嚴志緯目前在美國唸大學。

書房裡，對於回總公司上班的要求被再三拒絕，嚴政達感到氣怒不已。

「爸，你不覺得你太偏心、對我跟志凱不太公平了嗎？憑什麼紹凡一個人就掌管了國華金控，而我跟志凱只是要回總公司上班也不行？爸，我真的是你的兒子嗎？」嚴政達因為求什麼都沒成，故而說著氣話。

嚴老雖然已經八十歲了，但畢竟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，面對二兒子這般挑釁的質問，他仍是老神在在，不受動搖。「你跟志凱好好把飯店經營好就行了。」

「不過就是兩間飯店而已，哪需要我跟志凱一起經營。」嚴政達話說得很酸，兩間破飯店哪能跟整個國華集團相比。

「我看過報告，飯店這兩、三年來一直在虧損，你們是不是該想個辦法，看是要整頓內部，還是對外招商。你們現在該做的，是想辦法提高飯店營業額，而不是想其他的事。」嚴老當然知道二

兒子的想法，無非就是想接管整個集團。

「爸，其他的事也很重要。」他絕不能眼睜睜看著父親所有的產業被嚴紹凡那個小子整碗端去，因此他極力要求回總公司上班。

「先做好飯店的工作。」嚴老口吻嚴厲。

嚴政達看得出來父親生氣了，若他再強硬要求，恐怕會造成反效果，因此他換了個說法。

「爸，這樣好了，提高飯店營業額的事就交給我來做，我會給你一個交代，絕不會讓你失望，至於志凱，你就讓他去總公司上班，他年紀也不小了，總不能一直窩在飯店當個小經理吧？」嚴老看了一眼一直坐在旁邊滑手機的二孫子，一臉事不關己的樣子，彷彿他只是不小心坐在這裡而已。「就他這個德性，到總公司能做什麼工作？」

嚴政達見狀，低斥了大兒子一句，「志凱，沒看見你爺爺生氣了嗎？快點把手機收起來。」這小子，就連在家裡跟他說話時也一直低頭滑手機。

嚴老看著二孫子，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，說他是個大人，心性卻還像個孩子一樣，相較於紹凡做事的沉穩和能耐，志凱完全沒得比，這能怪他偏心嗎？

嚴政達也看得出來父親很不喜歡志凱這種沒定性的個性。「爸，志凱還年輕，有時貪玩了一點，不過就是因為他年輕，才應該多給他一點學習的機會不是嗎？爸，你就讓志凱去總公司上班吧。」他去不了，但兒子一定要回總公司。

這次嚴老沒有拒絕，因為他也想知道，磨練過後，這小子能不能有長進。

「我知道了，我讓王特助安排好工作之後，再讓志凱到總公司來上班。」

嚴政達終於笑了，至少不會再讓外面的人說他們二房的人都不被重用。

從現在起，他會讓志凱好好認真學習，他覺得志凱並不比嚴紹凡差，嚴紹凡那小子都可以經營國華金控，他嚴政達的兒子當然也有那個能力接管國華集團。

目的達成後，嚴政達便懶得多待，對於父親讓他留下來吃午餐一事，表示已經與人有約了，而嚴志凱也說和人有約了，嚴老一聽，點點頭，不勉強。

當他們走出書房，便看見嚴紹凡坐在客廳裡，彼此淡淡的打了聲招呼後，嚴政達父子隨即離開。嚴紹凡坐在飯廳裡，和爺爺一起吃午餐。

他沒有問二叔他們來找爺爺做什麼，甚至連公事也不談，純粹就是陪老人家吃頓飯。

他國小畢業就去了美國留學，讀高中時，他的雙親去歐洲旅行發生意外，雙雙去世，那時候的他心裡雖然很難過，但大概是因為從小就跟父母親分開生活，對雙親的依賴性並沒有那麼高。

倒是爺爺，一向被稱為商業界鐵人的他因為傷心過度而病倒，那年暑假，他回台灣陪伴爺爺，哪裡都沒去，偶爾還會幫爺爺處理公事，那是他第一次覺得爺爺老了，也明白自己必須更堅強、更強大，才能成為爺爺有力的後盾。

他二十四歲拿到碩士學位回到台灣，在總公司工作半年後，便被爺爺調派去接管國華金控，他知道很多人都說他是天之驕子，也是個幸運小子，年紀輕輕就成為國華金控的總裁，但他們不知道的是，為了讓國華金控的營運比以前更好，他可說是全力以赴，剛接手的那幾年，他幾乎天天都工作十幾個小時。

「星期五的相親，結果怎麼樣了？」嚴老突然冒出這麼一句話。

「沒什麼事發生。」意思就是相親失敗，不會有後續發展。

「你不是很喜歡藍家的那個女孩？」嚴老還記得，藍家那個女孩的照片放在第三張，而紹凡只是

看了一眼就決定相親對象是她，至於其他數十張照片，他看也不多看一眼，最後還把那張照片給拿走了。

「她不適合我。」嚴紹凡回答的很簡單。

「是嗎？」

「爺爺，還記得你答應我的事吧，只要我這次去相親，以後你就不再過問我的婚事了。」

關於爺爺收集未婚女子照片要幫他相親的事，嚴紹凡是在酒吧喝酒時從朋友口中得知的，那個朋友說他妹妹跟表妹都有送照片過去，當時他還被取笑說是要選妃。

他知道爺爺身體不好，沒有因此跟老人家生氣，只是交換了條件，他只會去相親一次，之後，爺爺不准再過問他的婚事了。

「我知道了，反正是要跟你過日子的人，就讓你自己去做決定。」嚴老只是擔心，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福氣看優秀出色的大孫子結婚生子。「對了，既然你不喜歡相親對象，那要不要考慮跟葉家的丫頭復合呢？」

「你說葉芷琳？」嚴紹凡正在喝湯，差點被嗆著了。

「當然，葉家就只有她一個孩子。之前你們在美國不是曾經交往過嗎？我覺得那個孩子長得漂亮也很能幹。」

「爺爺，我是不可能跟葉芷琳復合的，當初會跟她分手，就是確定自己將來絕對不會再跟她在一起，不然就不會分手了。」分手後又復合？他不會做這麼麻煩的事。

「可是你們現在不是常常見面？」嚴老其實也知道孫子似乎對葉家丫頭沒有感情了，可是人家卻很有心，逢年過節就來家裡送禮，連他這個老頭的生日禮物也是年年必送，花這麼多心思，不就表明了她還是很喜歡紹凡嗎？

「爺爺，我之所以會跟葉芷琳見面，那是因為我們兩家是合作夥伴，但我跟她是絕對不可能復合的。」嚴紹凡說得斬釘截鐵，就怕爺爺亂插手，給他添亂。

「你真的不喜歡葉家丫頭了？」嚴老不死心的又問了一次。

「就算全世界只剩下葉芷琳一個女人，我也不會跟她在一起的。」分手就是分手了，他對她完全沒有存在任何一絲男女之間的情分，芷琳也是這麼想的，因此這些年來，他們才能一直維持著好朋友的關係。

孫子都說成這個樣子了，嚴老明白了，卻也重重的歎了口氣，「我知道了，你的婚事，我不再過問了。」

「知道就好，醫生不是要你放鬆心情生活嗎？你就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事都別管了。」他希望忙碌了一輩子的爺爺能好好的休息。

數日後。

葉芷琳喜歡在下午的時候來找嚴紹凡談公事，因為如果他沒其他事或應酬的話，通常下班後兩個人就會一起去吃晚餐。

他們今天來到一家法國餐廳用餐，葉芷琳知道嚴紹凡很挑嘴，難吃的東西絕對不會吃第二次，而這間法國餐廳超過一半的食材都是從歐洲空運來台的，加上主廚的好手藝，因此料理非常美味。

「那天我爺爺突然提起妳的事。」嚴紹凡說著。

「嚴爺爺為什麼會突然說起我的事？」葉芷琳一聽，心情興奮不已，不過她沒有表現得太明顯。

「我爺爺問我要不要跟妳復合。」嚴紹凡說得毫不在乎，因為對他來說，這本來就不是件會讓他

在意的事。

葉芷琳幾乎快要握不住手上的叉子了。「嚴爺爺真是愛開玩笑。」其實她很想和他復合，不過她也知道目前嚴紹凡只當她是好朋友，所以她不會去做可能會讓兩人關係惡化的事。

「沒錯，我爺爺就是愛開玩笑，我們都分手了，怎麼可能又在一起，復合那種事永遠不可能發生。」復合那種事永遠不可能發生？嚴紹凡的回答讓原本處在天堂的葉芷琳像是瞬間掉進了地獄似的，一顆心疼痛不已。

她想起自己大一那年第一次見到嚴紹凡，就無可救藥的愛上這個男人了，不管是從前還是現在，他既俊美又高傲，姿態是那麼的不可一世，但她就是喜歡他，連他那份淡漠傲然也喜歡，只是當時他身邊有女友了，因此她只能默默守候，當他的朋友。

直到大三時他和女友分手，她的陪伴終於讓他注意到她了，兩人便開始交往，那時，她真的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。

但是兩人在一起之後，她發現嚴紹凡對她態度依舊淡淡的，不若一般情侶那般親暱。不像她，每分每秒都想跟他在一起，想黏在他身邊，而且那個時候他除了經濟學的課程，他還跑去修商業行政和資源管理，白天課程滿檔就算了，晚上還有校外的實習課，而她這個女友能分到的時間就只有一點點。

嚴紹凡很忙，而她的心則愈來愈不滿足了，她很希望自己是他的全部，其他的事一點也不重要，他只要看著她一個人就夠了。

沒想到嚴紹凡有天跟她說，就算兩人是男女朋友，也沒有必要天天都黏在一起，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這樣比較有意義。

當時的她覺得這只是嚴紹凡不夠愛她的藉口，她很生氣，下意識就脫口而出，「我們分手！」結果嚴紹凡怎麼回答的？他說：「知道了，就依妳的意思，我們分手。」

其實一說分手她就後悔了，可她也是有自尊的，她希望嚴紹凡回頭來求她，求她回到他身邊，可一天等過一天，嚴紹凡始終沒來找她，直到大學畢業了，嚴紹凡去哈佛大學念碩士，她跟他再也沒有任何交集。

和嚴紹凡分手後她又談了幾場戀愛，但每次都很短暫，因為她知道自己心裡最愛的只有一個人。回台灣進入自家公司後，她才知道自己要學的東西很多，相比之下，嚴紹凡回台灣半年就接管了國華金控，那時她才明白為何嚴紹凡會那麼努力認真的求學，因為回台灣後，沒有時間讓他慢慢學習。

她真的很後悔，既然那麼愛他，當初為何不跟他一起努力求學，反而因為他沒時間陪自己去看電影、買東西而生氣呢？若那時的她懂事一些，也許現在他們還在一起，甚至已經結婚了也說不定。嚴紹凡低頭吃著東西，沒有發現葉芷琳神情有異，倒是旁桌的幾個客人離開後，他的視線瞧見了左前方那桌客人，頓時臉色一沉，停下進食的動作。

葉芷琳發現嚴紹凡停下動作，心中一陣驚喜，還以為他是不是要改變剛剛的說法，卻發現他盯著前方看，根本就沒有看她，因此她跟著轉頭一看，居然看見藍思沅，而跟她一起吃飯的中年男子也是她認識的人。

那天在俱樂部，在尹世駿的不斷追問下，嚴紹凡才說出他和藍思沅相親過，她也聽說了嚴爺爺想幫嚴紹凡安排相親的事，可是她覺得以嚴紹凡的個性不可能答應，沒想到嚴紹凡真的去相親了。這兩年來，嚴紹凡的身邊沒有其他女人，就只有她，就算兩人在一起只是談公事，她也很高興。

她希望可以像以前那樣，在他發現她一直陪在他身邊後，兩人可以復合，儘管他剛剛說了不可能，但她還是抱持著希望，畢竟不會有人比她更愛嚴紹凡了。

「原來是藍思沅小姐，看樣子是在相親，沒想到和你相親失敗才幾天，她這麼快又和其他男人相親，她就那麼想攀上個有錢男人當少奶奶嗎？」葉芷琳故作輕鬆的說著。

雖然那天在俱樂部裡，嚴紹凡看似對藍思沅不感興趣，但從他暫停運動，走去藍思沅那邊的舉動，就讓她提高警覺了。所以她讓人去查了藍思沅的事，知道她是藍氏企業董事長藍勝濤的私生子，她媽媽算是藍勝濤的二老婆，她還有一個弟弟，而藍勝濤現在寵愛三老婆，以前好像是個明星。藍氏企業近來營運狀況不好，跟銀行借了不少錢，也難怪藍勝濤會積極安排自己的女兒跟嚴紹凡相親，失敗後馬上又安排下一個相親，看來藍氏企業所需的資金缺口很大，不過，她不會把這事跟嚴紹凡說的。

看見嚴紹凡沉默不語，葉芷琳又繼續說道：「和藍思沅小姐相親的那個中年男人我認識，他姓張，是我爸的高中學弟，以前來過我們家，雖然很有錢，但他已經結婚了，老婆和孩子都在美國，我覺得藍思沅小姐就算再怎麼想當有錢人的少奶奶，想被嬌貴的養著，也不能搶人家的老公啊。紹凡，你說是不是？」看見嚴紹凡露出嫌惡表情，她偷笑著。

她不確定嚴紹凡對藍思沅的興趣有多少，但哪怕只有一點點，她也要馬上消除掉，讓嚴紹凡徹底厭惡藍思沅。

「不過現在的年輕女孩好像有不少都像藍思沅小姐這樣子，吃不了苦，也不想好好努力工作，就只想找個有錢男人養自己，哪怕是被包養也行，真的讓人無法理解。」

看見那張俊顏表情僵硬，放下刀叉拿起桌上的紅酒喝著，葉芷琳微微一笑，也跟著拿起紅酒啜飲。將酒杯放回桌上，嚴紹凡看見那個姓張的中年人伸手握住藍思沅放在桌上的左手，只見她有些驚慌的把手抽回來，在自己的褲子上擦了擦，之後立即站起來前往化妝室。

藍思沅站在洗手台前，打開水龍頭拚命的洗著手，卻怎麼洗也洗不去那股噁心感。

那個張先生打從一見到她就笑得很色，又動不動就藉故碰觸她，讓她感到不被尊重，也很不舒服。這次的相親是君俐姊替她安排的，在電話裡，君俐姊跟她說張先生雖然年紀大了點，卻是出了名的疼女人，是個很好的對象。

她當然不會相信君俐姊所說的，因為她知道君俐姊有多麼討厭她。不過幸好這次君俐姊不再插手管她的穿著和打扮，因此她這次穿著中規中矩的襯衫、長褲，再塗上口紅，很簡單。

藍思沅關掉水龍頭，她看著鏡中的自己，雖然為自己得接受這樣的相親感到很悲哀，可是再怎麼難過，她都得完成這個工作，反正她早晚都得嫁人，對方年紀大或小，一樣都是丈夫……她在心裡這麼告訴自己，說服自己，這樣她才會好過一點。

走出化妝室，繞過轉角，在前往餐廳的走道上看見一個熟悉的高大身影，讓她驚訝的停了下腳步。

嚴紹凡？他怎麼會在這裡，難不成他也來這間餐廳吃東西？不會吧！

除了第一次的相親，她居然又遇見他兩次，台北市有這麼小嗎？做個運動、吃個東西都能遇上他。還有，他為什麼會站在這裡？難道是在等她？

這樣的想法一起，立刻被藍思沅給否決掉，嚴紹凡那麼討厭她，怎麼可能會刻意在這裡等她。

雖然很想避開他，但這裡是回餐廳的唯一走道，她只能硬著頭皮走上前。

今天的他穿著西裝，腿看起來很修長，他側著身，背貼靠在牆上，雙手環抱在胸前，有那麼一瞬間讓她產生了錯覺，覺得這裡是攝影棚，一個長相俊美、身材很棒的男模正在等著拍照。

嚴紹凡也看見她了，面對她，他站得筆挺，氣勢不凡。

對上那雙有些冷漠有些凌厲的黑眸，藍思沅回過神來，這才意識到他真的是站在這裡等她。

等等，他為什麼看起來一副很不爽的樣子？不會又以為她是因為查到他來這裡用餐，因此也跟著來吧？她真的沒有那麼無聊。

見到了他，她覺得他就是來給自己找麻煩的，而她現在心情不太好，實在不想再受到他的冷嘲熱諷。

「妳是又聽從家人的安排來相親嗎？當真沒有一點自己的想法和主見？」

嚴紹凡的話讓藍思沅有點吃驚，難道他在自己的身邊安插了眼線，不然怎麼知道她今天是來相親的？至於說她沒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見，她則不想多解釋什麼，因為她不想讓自己的心情更難過。

嚴紹凡見她低頭不語，像是承認了自己沒有主見，因此他繼續說道：「既然不喜歡家人替妳安排相親，那就應該明確拒絕，就像那天在俱樂部做伸展操，不喜歡教練碰妳就應該說出來，而不是傻傻的被亂摸一通。」想起那天那個畫面，嚴紹凡莫名的感到很不喜歡。

藍思沅沒想到他居然會知道那天她很不喜歡吳少凱的碰觸，所以那天他是特地走過來替她解危的？但這有可能嗎？

雖然不確定那天他是不是特地走來幫她解危的，但藍思沅對他的印象改觀了不少，她突然覺得，眼前的男人看起來不像外表那樣高高在上，讓人難以接近，他也是有做好事的時候，只是那句被亂摸一通又是怎麼回事？她哪有被亂摸一通。

雖然不知道他為何來跟她說這些話，不過，不是來找她麻煩的就行了。

「嚴先生，謝謝你的建議，如果沒有其他的事，我先回座位了。」藍思沅說完直接往前走，畢竟她跟他之間，不是可以聊天的關係。

但在經過他身邊時，她被擋下來了，她抬眼，困惑的看著他，不知道他想要做什麼。

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今晚和妳相親的張先生已經結婚了，老婆和孩子都在美國。」這個女人不會連對方已經結婚了都不知道，就隨便答應跟人家相親吧？

說完，他突然有個想法，就算藍思沅不知道張先生已婚，但藍家人會不知道嗎？知道了卻還安排藍思沅跟對方相親，加上這陣子有關藍氏的傳言.....

藍思沅在聽到張先生已經結婚時驚訝不已，君俐姊到底有多麼痛恨她，竟然安排她和已婚的人相親！爸爸呢？他知道這事嗎？

想到這裡她的一顆心驀地往下沉，她今天和張先生相親的事，想必君俐姊有跟爸爸說，所以爸爸也同意.....

嚴紹凡看著那張低頭不語的小臉蛋，藍家人為了錢，安排她和已婚的張先生相親，那麼她自己又是怎樣的想法？為什麼會乖乖聽從家人的安排相親？難道就像芷琳說的，她自己也想嫁個有錢人？

至於她今天的打扮，和跟他相親時的模樣又有著很大的不同，那天她可說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而今天的她穿著端莊的套裝，一頭烏黑長髮柔順的披在背後，顯得溫婉可人，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她？

嚴紹凡心裡也知道，對於藍思沅這個被他拒絕的相親對象，他不該給予太多的關注，甚至該遠離這個把相親當成是任務，耍心機想要嫁給他的女人，只是她的所作所為，甚至是臉上的表情，都和她姊姊說的那些話有著很大的落差，他想，也許就是這樣的落差讓他心裡總有著一抹困惑，覺得她不是心甘情願來相親的。

但若是不願意，為何不拒絕？是不敢拒絕她父親的安排嗎？

「藍思沅，關於妳父親公司有財務問題的事，我多少也聽說了一點，不過，公司的事就交給妳父親去處理，妳應該要有自己的主見，做自己人生的主人，不喜歡做的事就該明確的拒絕，而不是一直傻傻的聽從安排。」嚴紹凡決定把這個當成是給她的最後建議，至於聽不聽得進去就隨她了。藍思沅表情微訝的看著嚴紹凡，沒有趁機落井下石，大大的嘲笑她一番，反而還要她做自己人生的主人，這個傢伙真的是她所認識的那個嚴紹凡嗎？

雖然不曉得為什麼嚴紹凡會突然對她說這些話，不過，她知道自己愈來愈不討厭他了。

其實她也沒有真的討厭過他，只是因為他討厭自己，又對自己說過不好聽的話才不喜歡他罷了，不過兩人的相親最後會不歡而散，這不能怪他，嚴格說起來，他可以說是無辜的受害者，因為他是被她爸爸和姊姊算計的那一個，而她算是幫兇。

而他的這番話讓她明白，自己跟他真的是不同世界的人，因為她連自己人生的主人也做不了。

那之後，他們並沒有再多談，嚴紹凡要說的話已經說完了，而藍思沅則不知道該對他說什麼，兩人各自回到餐廳的位置上。

這時藍思沅才知道，原來嚴紹凡就坐在她的右後方，難怪他會知道她今天是來相親的，而他不是一個人，是跟那天在俱樂部見過的那個短髮美女一起來的，不過，是她看錯了嗎，她怎麼覺得那個美女瞪了自己一眼？

藍思沅在知道張先生已婚後，她連一刻也待不下去，因此她以身體不適為由先離開，並婉拒張先生要送她回家的提議。

至於嚴紹凡跟葉芷琳，也在藍思沅離去後不久起身離開餐廳，兩人一起走向附近的停車場取車，他們是各自開車前來的。

一路上，葉芷琳很想問嚴紹凡，他剛剛究竟跟藍思沅談了什麼？

那時藍思沅起身去化妝室，嚴紹凡也跟著起身去了化妝室，還去了好一段時間，久到她都差點想起身去找他了，之後她看見嚴紹凡跟藍思沅一同回到餐廳，她猜，他們兩人剛剛應該有所交談，因為她發現回到座位上的嚴紹凡，臉上已經沒有任何的怒氣了。

老實說，她真的感到很驚訝，嚴紹凡似乎比她所想的還要更在意藍思沅，這對她來說不是件好事。兩人走到了停車場，葉芷琳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。

「紹凡，下個星期六是我的生日，我的好姊妹們那晚包下了K酒吧，要幫我辦生日派對，我決定開場舞的男伴就是你了。」K酒吧是東區知名的高級酒吧。

嚴紹凡想了下。「有時間的話我會過去，至於開場舞的男伴，我想妳還是找其他人吧。」

「現在跟我交情最好的男性朋友就是你了，不找你我還能找誰？好朋友的一個小小要求，你難道就不能答應嗎？」葉芷琳一臉可憐兮兮的看著他。

若是以前，葉芷琳絕對不會這麼做，她一向都依著他的喜好做事，那是因為他的身邊只有她一個人而已，本來她也打算跟大學時一樣，一直陪在他身邊，時間久了，他就會發現她的好，然後兩人再度復合。

但現在情況起了變化，她希望能更拉近跟嚴紹凡之間的距離，讓他們之間的關係比好朋友還要更親密一點，而會邀請嚴紹凡當她的開場舞伴，也是希望能讓嚴紹凡記起當年他們戀愛時的情景。

「再說吧。」

「那我就當你是答應了，記得，那晚要準時到喔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

說完，兩人各自坐上自己的車，然後離開停車場。

十分鐘後，嚴紹凡開車回到自己目前所住豪宅的地下停車場，才剛停好車子，便接到老管家打來的電話，說爺爺身體不適，陷入昏迷，目前已被送往醫院，他掛斷電話後，也立刻前往醫院。

當嚴紹凡趕到醫院時，心臟內科的游主任，同時也是嚴老的主治醫生也來到了醫院。

幸好經過緊急治療，嚴老已經沒有大礙，也恢復意識了，游主任建議讓嚴老在醫院多住幾天，進行一次徹底的健康檢查。

醒來後，嚴老覺得自己只是老毛病發作罷了，是孫子和游主任太大驚小怪。他本來就有心臟病，加上年紀大了，心臟功能多少有所衰退，因此並不以為意。

嚴紹凡才不管是不是老毛病，他就是要爺爺乖乖聽從游主任的話，並要爺爺放鬆心情，多想些開心的事。

「現在能讓我這個老頭子感到開心的事，就是你快點結婚，有了孫媳婦，我想我應該會很高興，也就能多活個幾年了。」嚴老說笑著。

嚴紹凡當初就是顧慮到爺爺的身體狀況，才答應他去相親的，前幾年他一直忙於工作，現在，他是不是該好好考慮結婚的事？不過他也只是想了一下而已，畢竟他連交往的對象都沒有，結婚更是不可能。

但爺爺今天會昏倒，除了孫媳婦的問題外，他猜多少應該與二叔跟嚴志凱那天來找爺爺有關係。嚴志凱昨天已經到總公司上班了，擔任業務部的副理，職位不是很高，因此他很不滿意，不過因為是爺爺安排的，因此那小子也沒敢多說什麼。

現在最重要的是他得好好想想，要如何才能讓爺爺安心的養病。